

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初步調查與分析

孫尚揚

北大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

韓琪

北大哲學系宗教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提要

從北京大學與基督宗教的互動關係史來看，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在中國頗具示範性。本文採用非概率抽樣的方法探索性地調查了當今的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從整體趨勢上看，北大學生目前對基督宗教持一種中性、客觀而謹慎的態度。大部分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身邊有信徒的學生更傾向於對基督宗教比較瞭解，而學生對基督宗教瞭解得越多，越可能對基督宗教持更積極正面的看法。他們瞭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徑是大眾文化的影響（比如美劇、聖誕促銷等）、閱讀相關書籍以及與師友閒聊；隨著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瞭解的深入，信徒的傳授日益重要。信徒的主動傳教、依託社會關係網路即師友、家人等的傳播是基督宗教在大學生群體中傳播的一個主要途徑。

關鍵字：北大學生、基督宗教、態度、抽樣調查、瞭解途徑

引言

從北京大學與基督宗教¹的互動關係史來看，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在中國頗具示範性，這種示範性表明對當今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進行調查研究具有很難質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儘管有人曾試圖將北大的校齡追溯至漢武帝統治時期形成的太學傳統，但北大的主流傳統並不希望以此賣弄高壽，爲了將自身形塑成中國現代化的原動力，北大更願意以戊戌變法的產物——京師大學堂爲自己的前身，這種在校史上徘徊於「自謙」與「野心」之間的做法，²實際上彰顯了折射在這所大學身上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不惟如此，還有一種令人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隱痛也經常令北大校史的關注者們悵然若失：究竟誰是這所大學堂的第一任實際上的校長？讓我們先引用一則《紐約時報》（1898 年 9 月 23 日）的報導：

華盛頓 9 月 22 日電——國務院收到康格大使從北京發回的消息，丁韋良（W. A. P. Martin）博士被任命爲最近由朝廷創建的帝國大學（Imperial University of China）的校長（president）。丁博士是美國公民，大約五十年前作爲傳教士前往中國，此後在那個國家度過了大部分時間。他對那個民族及其語言、習俗、傳說等很有研究，據大使稱，丁被認爲是無可匹敵的。他作爲 Peking University 的校長將近三十年，而且著有很多關於中國與中國人的書籍。

大使補充道，這回丁博士的任命，含有中國的官階。朝廷將他的頂戴由藍色改爲紅色，也就是說，由三品提爲二品。最初，這一任命有相當大的反對意見，經由李鴻章的努力，終於以任命兩個校長的方法獲得妥協。丁博士的同事許景澄，現爲駐俄大使。選擇大約二十名教授（不包括五十名本地助教）的權力，全部掌握在丁博士的手中。³

¹ 本文作者使用的「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

² 以上參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一：「太學傳統」〉，《讀書》，（1997 年 4 月號），100 頁。

³ 轉引自陳平原，〈不被承認的校長——老北大的故事之六〉，《讀書》，（1998 年 4 月號），114 頁。報導中的 Peking University 指的是成立於 1862 年的京師同文館，丁韋良擔任該館總教習達 25 年之久。

這則消息報導的主角丁韪良（1827-1916）是美國北長老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從1850年起至1916年，他在中國生活了62年（中間有4年不在中國），他是那時在華西洋人中鼎鼎有名的「中國通」，也是一位頗具爭議的歷史人物。僅就他與京師大學堂的關係而言，儘管管學大臣孫家鼐在籌辦大學堂時，上奏稱「丁韪良自以在中國日久，亟望中國振興」，因而擬聘其充任西總教習⁴，而且由於丁氏在就任後獨攬大權，成為京師大學堂事實上的首任校長，他自己也曾頗為得意地寫道：「創辦京師大學堂之初，皇帝選拔我做第一任校長，同時恩賜二品紅頂戴」⁵，但他確確實實是位不被承認的校長。其中原委，甚為複雜，但最重要的是，在庚子拳亂中，「他對義和團和清廷作過言辭激烈的抨擊，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清廷二品官和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身份，竟要求八國聯軍廢黜清王朝，放逐和懲辦西太后。其結果就是引來了清朝以後中國官方對於他的全面封殺。」⁶北大校史對這位傳教士出生的首任校長的諱莫如深，表明在屈辱的中國近代史中沉澱下來的那種中國與西方、俗世與宗教之間的劇烈衝撞已經深刻地烙刻在這個民族選擇性非常強烈的集體記憶之中，以至於今天詢問校園裏的莘莘學子誰是北大的首任校長，沒有幾位能準確地給出答案。

在中國基督宗教史和北大校史上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個事件，是由北大學子於1922年發起的「非宗教大同盟」。這一年，在得知世界基督教學生大同盟⁷(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第十一屆大會將於4月在北京的清華園召開後，上海一些學生於2月26日開會，籌備建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並於3月9日發佈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見《先驅》The Pioneer半月刊，第4號，1922年3月15日），同時，他們

⁴ 〈孫家鼐奏覆籌辦大學堂情形折〉，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8頁。

⁵ 丁韪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325頁。

⁶ 沈弘，《丁韪良：如何評價他在北大校史中的地位？——與陳平原教授商榷》，見 http://www.sisins.zju.edu.cn/sh/upload/cb_dwl.pdf。

⁷ 此頁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大同盟」、「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之類的專有名詞、引文乃至文章中的「基督教」即 Christianity，指所有基督宗教。

還向北京清華園及全國各校發出通電，宣傳其主張。受此影響，北大一批學生于3月11日宣佈成立「非宗教大同盟」，並於3月20日發表了通電及宣言（原文載《民國日報》1922年3月21日）。這篇宣言斷定「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百千倍於洪水猛獸」，因為宗教「束縛思想，摧殘個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伐異黨同，引起戰爭」，而且與科學真理不相容，與人道主義完全違背。而「基督教的毒害，比其他諸教都要重大些。他們的傳教方法，比起他教尤算無微不至。他們最可恨的毒計，就是傾全力煽惑青年。」「非宗教大同盟」的宗旨就是「非宗教」。在宣言上簽名的有李大釗、李石曾等人，學生領袖則是與李大釗關係密切的金家鳳（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⁸

北大學生發起的「非宗教大同盟」在行動上並不止於發表宣言，他們還在4月9日在北大召開了非宗教大會，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大會上發表了講演，對宗教進行批判，並提出一些具體措施，限制宗教在青年學生中的傳播和影響。由於「非宗教大同盟」彙集了當時在中國最具影響的各種思潮（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的代表人物，承繼和發揚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反宗教的啓蒙傳統，其影響的廣度與深度都遠遠超過了上海的「非基督教同盟」。全國很多城市的學校紛紛響應，成立了很多反基督教和反宗教的團體，從而形成了義和團運動之後的又一次反基督教高潮。但這次反教運動主要訴諸非暴力性的口誅筆伐，成員多為青年知識份子，因而與義和團有本質上的區別。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一片反基督教和非宗教的聲浪中，一些自由派知識份子如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五人於3月31日以發表宣言的方式，大膽而又明確地反對非基督教同盟，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仰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該先遵守，至少亦不應首先破壞。」⁹正是由於出現了這些反對派的聲音，非宗教同盟適時地反省自身的言行，於4月2日第二次發表通電，將其引發的運動與義和團、過激黨區隔開來，重

⁸ 以上原文轉引自段琦，《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務印書館，2004年），187-188頁。

⁹ 張欽士輯，《國內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華文學校，1927年），199頁。

申其宗旨是「專為解脫宗教羈絆，發揮科學真理」，¹⁰對於周作人等幾位北大教授們的宣言，學生們以充滿造反精神的雄辯予以拒絕，認為這些教授雖然聲稱「不擁護任何宗教」，但他們的宣言不是發表於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開會的消息傳出之後，而是發表於非宗教大同盟等已有組織之後，因而事實上有傾向於擁護宗教的嫌疑，失去了完全的中立態度。他們還申辯道：同盟並不侵犯信仰自由，是基督教學生同盟侵犯了不信教人士的自由。¹¹

北大學生發起的非宗教同盟在現代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基督宗教史上影響是深遠的，一方面，它將啓蒙運動以來對宗教的批判態度和理念更深入和廣泛地播撒到青年學生的心性結構之中，另一方面，它從反面有力地推助了中國基督宗教的本地化運動。

在北大學科建設和發展史上，有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1949年前，文學院出現過一批對中國傳統宗教尤其是佛教深造有得的著名學者，如胡適、熊十力、湯用彤、周叔迦、任繼愈等，對道教亦有人涉獵。但是，對基督宗教則鮮有學者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其原因究竟何在，一時無法得出明確無疑的結論。非宗教同盟的影響是否在其中發揮著作用，我們對此不敢妄加評判。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生態的復甦，宗教重新進入學者們的視野。1982年，北大率先成立了中國大陸高校中的第一個宗教專業，1996年又創立了中國大陸高校中的第一個宗教學系，並專設了一個基督宗教教研室。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基督宗教與其他傳統宗教如佛教和道教以及民俗信仰一道，都進入了強勁的復甦與發展時期。面對這樣的巨大的社會變遷，當今的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抱持什麼樣的態度呢？是繼承先輩的啓蒙精神，一如既往地憎惡和反對基督宗教？還是無可無不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抑或抱特別的什麼態度？

爲了回答以上問題，我們在2008年12月進行了一次關於北京大學學生對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態度的探測性調查。調查母體是所有的北京大學在讀學生，包括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進修生等。由於此次調查仍然處於

¹⁰ 轉引自前引段琦，《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191頁。

¹¹ 同上。

初步探索階段，且沒有尋求任何機構或個人資助，爲了節約經費和人力成本，我們沒有採用隨機抽樣，而是選取了非概率抽樣中的方便抽樣法，即以一個特定的時間內的整個北大本部校園裏的學生爲母體，盡可能均衡地從中抽取相應的樣本。我們希望盡可能通過這個樣本來瞭解母體的一些態度傾向，同時爲了彌補非概率抽樣的樣本的代表性的問題，我們將樣本規模擴大到1000份。此次調查¹²回收的有效問卷有978份，相比發出的1007份，回收率達到了97.1%。

一、樣本基本資訊

根據截止日期爲 2008 年 9 月 30 日的第六期《北京大學公報》的資訊，北京大學校本部全日制學生總數¹³是 25897，其中，本專科學生數是 11242，碩士研究生 9830 人，博士研究生 4825 人。這裏面女生共有 11094 人。因此，根據該資料，此次調查的母體爲 25897¹⁴人，本專科學生占母體的比例爲 43.4%，碩士研究生爲 38.0%，博士研究生爲 18.6%；其中，女生占母體比例爲 42.8%。回收的有效問卷占母體的比例

¹² 具體操作的情況是這樣的，該調查執行時分爲三組，即圖書館、教室和宿舍樓¹²。圖書館即抽取北京大學圖書館，教室抽取了一教、二教、三教、四教和理教，宿舍樓抽取了本科生宿舍樓男、女生共五棟（男，28、46 樓；女，41、31、35 樓）、碩士生宿舍樓男、女生共四棟（男，40、42 樓；女，41 樓、暢春園 60 甲）、博士生宿舍樓男、女生共一棟（32 樓，男、女生混住）。在這三組中，圖書館發放問卷 357 份，教室 350 份，宿舍樓 300 份，因此，此次調查總共發放問卷 1007 份。不論是圖書館、教室還是宿舍樓，調查員都本著儘量均衡覆蓋的原則，將問卷進一步細分到不同的閱覽室、教室或不同樓層的宿舍。該調查執行時間是從 12 月 18 日早 8：30 開始，三個組基本上都於當天完成了調查任務。問卷的錄入由每位調查員將自己回收的問卷按照變數編碼錄入統一的 Excel 表格，然後統一匯總，轉入 SPSS 軟體進行分析。本文以下是採用 SPSS13.0 分析的結果。

調查問卷分爲受訪者基本資訊、瞭解基督宗教的程度和途徑、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對基督宗教發展的政策建議以及信徒資訊五個部分，設計完畢之後經過了小範圍的試訪調整。調查員是北大宗教學專業的 8 名博士研究生和 1 名碩士研究生。每一份問卷均是由他們發放給受訪者當場填寫、集中回收。

¹³ 包括華僑港澳臺學生。

¹⁴ 由於我們沒有拿到進修生的具體資料，因此該母體資料中沒有包括進修生。

是 3.8%。

學生的身份分佈：本科生 54.8%，碩士研究生 29.9%，博士研究生 10.1%，進修、旁聽生 5.2%。

樣本中，24.0%的學生成長於地級市¹⁵，23.6%的來自省會城市或直轄市，21.1%的學生來自農村，18.6%的來自縣級城市¹⁶，12.7%的成長於鄉鎮。

56.3%的學生是共青團員，中共黨員占 31.7%，群眾占 8.4%，無黨派人士占 3.3%，還有 0.3%的民主黨派。

男女生性別比例分別為 48.7%、51.3%。女生的比例與母體中的實際情況相比差別不算太大。

該樣本中，漢族占 92.5%，滿族占 2.6%，回族 1.0%，蒙古族 0.8%，3.1%的其他類中主要是土家族、苗族、壯族等。

年齡分佈情況：15-22 歲占 50.5%，23-30 歲的占 45.8%，31-40 歲的占 3.5%，41-50 歲的占 0.2%。

宗教信仰分佈見表 1。其中，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學生是最大多數，有效百分比達到了 77.5%，信仰基督新教的占 3.8%，天主教 0.9%。占 4.9%的其他情況主要是佛教、道教、儒家以及民間神靈的混合，基督新教和儒家的混合，佛教和基督新教的混合，基督新教和民間信仰的混合，儒家和馬克思主義的混合，瑜伽，無神論，科學，醫學，哲學，信仰自己，等等。

信教學生的比例（除掉「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和「其他」項）為 17.6%。這與 2004 年左鵬在《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學生基督教信仰狀況調查》中對大學生中宗教信徒所占比例的估計（3%到 20%）¹⁷大致相符，與 2004 年發表的一項

¹⁵ 地級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名稱，指中國大陸地區行政地位與地區相同的城市，屬於地級行政區，為第二級地方行政單位；因其行政地位和地區（地區行政專署）相當而被稱作「地級市」。

¹⁶ 縣級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名稱，指中國大陸地區行政地位與縣相同的縣級行政區——市（城市），憲法所指的「不設區的市（即不設市轄區的市）」，縣級市為省、自治區所設的地方行政單位。（4、5 兩條引用來自維基百科）

¹⁷ 左鵬，〈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學生基督教信仰狀況調查〉，《青年研究》，第 5 期，

關於溫州三所大學的學生信教者的比例（17%）基本相同¹⁸，需要提請注意的是，溫州是公認的各種宗教發展最迅猛的地方之一。此外，華樺《大學生信仰基督教狀況調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學生為例》一文給出大學生信仰基督新教的人數為 4.7%¹⁹。本次調查中，基督新教的比例為 3.8%，與天主教（0.9%）的比例加在一起為 4.7%。而且，華文還給出了不信教的大學生對各種宗教感興趣的人數比例，各種宗教按其學生中的受歡迎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排列為：佛教、基督新教、道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這可與本次調查的信徒比例由大到小的排列做一個對照，特別是其中佛教、基督新教，以及天主教、伊斯蘭教的排列順序在這兩次調查中是一致的。

表 1：學生的宗教信仰分佈

	頻數	頻率%
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742	77.5
佛教	60	6.3
其他	47	4.9
基督新教	36	3.8
儒家	35	3.7
我信財神、觀音、媽祖或其他中國民間的神靈	14	1.5
天主教	9	0.9
伊斯蘭教	7	0.7
道教	4	0.4
我信仰上述以外的其他宗教	3	0.3
東正教	1	0.1
合計	958	100.0

（2004 年），11 頁。該文中基督教即基督新教。

¹⁸ 戴嘉寶，〈新時期大學生信仰宗教的調查分析〉，《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第 2 期，（2004 年），90 頁。

¹⁹ 華樺，〈大學生信仰基督教狀況調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學生為例〉，《青年研究》，第 1 期，（2008 年），28 頁。該文中，基督教僅指基督新教。

43.0%的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一般，37.9%的學生的家庭處於中等水準，10.4%的學生的家庭比較充裕，7.8%的學生的家庭比較困難，0.8%的學生的家庭特別困難。

68.5%的學生的家庭狀況和睦，24.2%的學生的家庭狀況比較和睦，6.6%的學生家庭狀況一般，不和睦的只占 0.6%。此次調查沒有發現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或家庭關係與其宗教信仰在統計上有顯著的關係。

二、瞭解基督宗教的程度和途徑

此次調查的樣本中，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是否有基督宗教信徒的情況分佈為：51.4%的學生回答有，48.6%的學生沒有。老師和同學或朋友中是否有對基督宗教感興趣者的分佈為：66.4%的學生回答有，33.6%的學生沒有。很明顯，後一個變數肯定回答的比例是涵蓋前者的。

學生對基督宗教的瞭解情況分佈：64.2%的學生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23.9%的學生基本不瞭解，11.9%的學生比較熟悉。本調查顯示，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是否有基督宗教信徒與學生自評的對基督宗教的瞭解這兩個變數顯著相關，見表 2。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有基督宗教信徒的學生更多的分佈在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和「比較熟悉」這兩欄，「基本不瞭解」這個選項只有 11.4%；而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沒有基督宗教信徒的學生則集中在「基本不瞭解」和「略有所知」欄。因此，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是否存在基督宗教信徒影響學生對基督宗教的瞭解，身邊有信徒的學生更傾向於對基督宗教比較瞭解。

表 2：對基督宗教的瞭解在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是否有基督宗教信徒上的分佈 (%)

	有	沒有	總計
基本不瞭解	11.4	36.7	23.7
略有所知	70.0	58.4	64.3
比較熟悉	18.7	4.9	12.0
樣本量	493	469	962

Pearson 卡方檢驗，卡方值 108.030，* $p < 0.05$ ，其相關強度為 0.34²⁰。0 cells (0.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56.07.

學生們瞭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徑的多選分佈情況見表 3。其中，其他途徑主要是樣本自身的一些特殊經歷，比如村裏有很多老年人信仰基督宗教，耳濡目染；外婆是基督宗教信徒，小時候對其言傳身教；小學時做過禮拜；在國外留學時去過教堂；宗教音樂；語言學習；史書等等。由表可見，學生瞭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徑首先是大眾文化的影響（如美劇、耶誕節促銷等），其次是閱讀相關書籍，再次是通過與師友閒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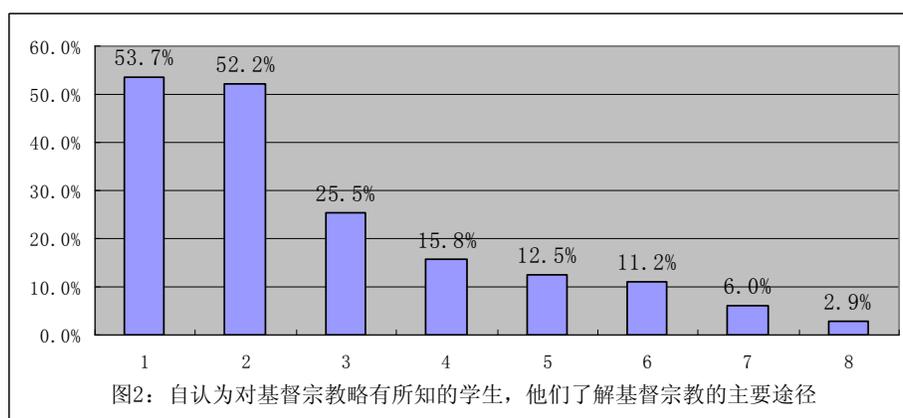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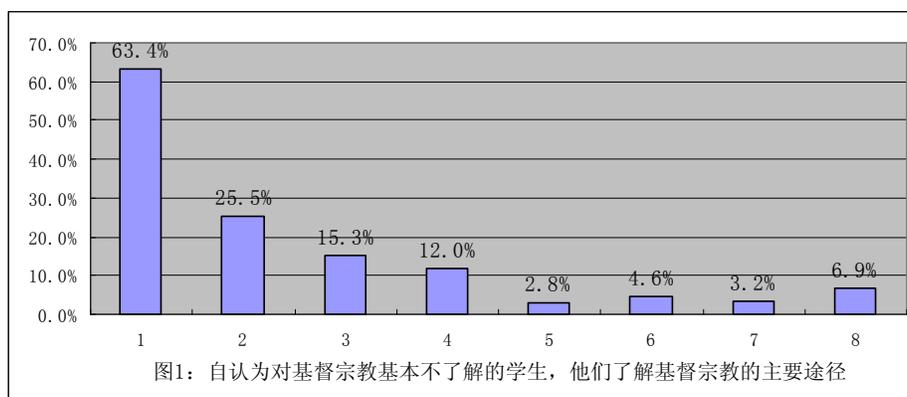
表 3：學生瞭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徑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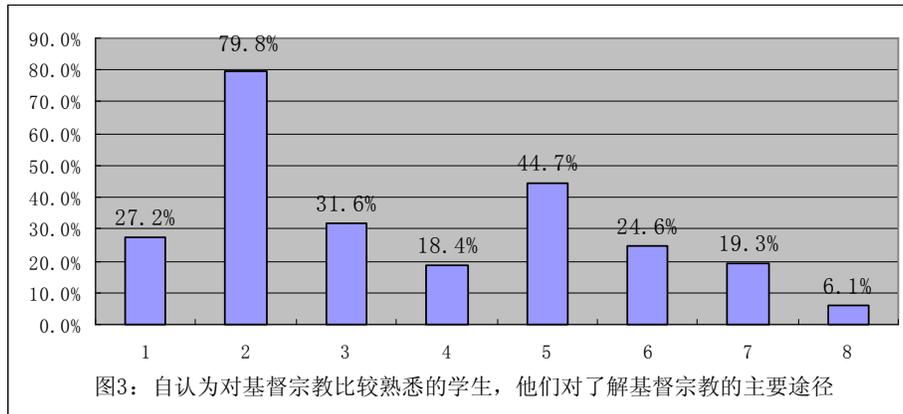
	應答人數	應答人數百分比%
1 受外來大眾文化的影響（如美劇、耶誕節促銷等）	499	52.5
2 閱讀相關書籍	471	49.5
3 與師友閒聊	229	24.1
4 網路	144	15.1
5 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授	135	14.2
6 聽受相關課程	107	11.3
7 與家人閒聊	66	6.9
8 其他	40	4.2
合計	951	177.8

那麼，瞭解基督宗教採取什麼途徑會影響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程度嗎？見圖 1 至圖 3 所示，對於對基督宗教基本不瞭解的學生，「受外來大眾文化的影響(1)」是最受歡迎的途徑；而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的學生，受歡迎的選項則不再集中地分佈在大眾文化的影響上面，「閱讀相關書籍(2)」緊隨其後；對那些自認為對基督

²⁰ 此處為 2*K 交互表，故其相關強度採用按照樣本規模對卡方值進行標準化之後的 Φ 值。即 $\Phi^2 = 108.030/962 = 0.112$ ，則 $\Phi = 0.335$ 。下文的相關強度如無特殊說明均指 Φ 值。

宗教比較熟悉的學生來說，「閱讀相關書籍」、「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授(5)」乃至「與師友閒聊(3)」則成爲最受歡迎的途徑，大眾文化這一途徑已經不那麼重要了。這反映了學生們對基督宗教在不同的認識層次採用了不同的認識方式；也可以從反面說，這些不同的認識方式對學生對基督宗教瞭解的深入程度有一定的影響。從這三個圖的趨勢看，隨著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瞭解的深入，「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授」越發重要了，這與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





25.7%的學生的外籍外語教師曾向其傳授過有關基督宗教的知識或資訊，74.3%的學生沒有遇到過。結合學生瞭解基督宗教的途徑，可見外籍外語教師對學生們在基督宗教方面的影響並不大。

78.8%的學生從未參加過教堂或教徒組織的聖誕慶祝儀式，12.7%（122人）的學生參加過一次，8.5%（81人）的學生參加過兩次或兩次以上。在以上21.2%（203人）的參加過教堂或教徒組織的聖誕慶祝儀式的學生中，他們參加耶誕節的活動有32.5%（64人）的人是因為自己好奇，24.4%（48人）的人是湊熱鬧，18.3%（36人）的人是由於朋友或同學的勸說或組織，13.2%（26人）的人是因為個人信仰，1.5%（3人）的人是出於調查研究的需要，10.2%（20人）的人選擇了其他原因。

該樣本中，36.3%（355人）的學生給出了他們所瞭解的研究或宣傳基督宗教的古今中外學者或教會人士的名字。這些名字主要是利瑪竇、奧古斯丁、耶穌、湯瑪斯·阿奎那、保羅、湯若望、徐光啓、馬丁路德、馬可·波羅、馬克斯·韋伯、加爾文、特雷薩修女、聖彼得、聖法蘭西斯、等等；極個別人填上了王曉朝、劉小楓、於建嶸、趙敦華、卓新平、孫尚揚、盧雲峰等當代學者。

綜上分析，76.3%的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瞭解程度在略有所知以上，這種瞭解受到他們的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當中的基督宗教信徒的影響。學生們瞭解基督宗教主要是大眾文化的影響（如美劇、耶誕節促銷等），閱讀相關書籍以及通過與師友閒聊這三個途徑；而隨著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瞭解的深入，大眾文化的影響逐漸

下降，信徒的傳授日益重要起來。參加教堂或教徒組織的聖誕慶祝儀式的學生主要還是因為自己好奇、湊熱鬧或者朋友或同學的勸說或組織等原因。有一小部分學生對於研究或宣傳基督宗教的古今中外學者或教會人士有一定的瞭解。

三、對基督宗教的態度

此次調查中，為了瞭解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態度，我們採用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基督宗教與科學的關係、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對基督宗教信徒傳教的反應、對基督宗教信徒在中國總人口中的比例的主觀選擇、基督宗教發展的原因以及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等 8 個變數來測量。

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見表 4。其他類主要有以下幾種代表性的觀點：①基督宗教在中國有所發展，但未融入主流文化；②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相互平行，互不干擾；③基督宗教是中國社會文化的一種補充；④基督宗教高於中國文化，在中國傳播後，結合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等等。

表 4：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的選擇分佈

	頻數	頻率%
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419	43.7
與我無關	261	27.2
與中國社會文化有抵觸	149	15.5
其他	104	10.9
與中國社會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	25	2.6
合計	958	100.0

基督宗教與科學的關係見表 5。

表 5：基督宗教與科學的關係的選擇分佈

	頻數	頻率%
關係複雜，要分時期分階段分析，難以籠統言之	456	47.9
各有自己的功能領域，並行不悖	389	40.9
基督宗教為科學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	49	5.1
其他	32	3.4
基督宗教是反科學的迷信，只會阻礙科學的發展	25	2.6
合計	951	100.0

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見表 6。其中，其他態度的占 9.7%，主要是：
 ①在中國近代史上，教會扮演過複雜角色，一方面從促進教育等意義上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一方面也曾與一些經濟勢力勾結阻礙中國自身的現代化；②看這種宗教對中國態度；③（基督宗教作為）個人信仰與中國現代化關係不大；等等。

表 6：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的選擇分佈

	頻數	頻率%
在某些方面可以促進現代化	497	51.7
沒有關係	285	29.7
其他	93	9.1
相互促進	78	8.1
水火不容	8	0.8
合計	961	100.0

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見表 7。

表 7：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

	頻數	頻率%
既有促進和諧的一面，也有引發衝突的一面	439	45.4
說不清，也尚未看到或聽到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衝突或和諧的事例	252	26.1
基督宗教的發展會促進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125	12.9
基督宗教的發展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沒有關係	97	10.0
其他	34	3.5
基督宗教的發展會引起中國社會衝突	19	2.0
合計	966	100.0

該樣本中，59.7%(573 人)的學生在校園裏碰到過基督宗教信徒向其傳教，40.3%的學生未碰到過。在這 59.7%的學生中，面對信徒的傳教，49.7% (285 人)的學生與之交談問道，僅此而已；37.0% (212 人)的學生不予理睬；4.9% (28 人)的學生與之交談，並試圖與之辯論；4.4% (25 人)的學生會與之熱情交談並接受邀請參加他們的活動或可能成爲潛在的信徒；4.0% (23 人)的學生選擇其他的態度，主要還是禮貌地回絕。

關於「您覺得基督宗教信徒在中國總人口中的比例最好是」的回答分佈見表 8。

表 8：對基督宗教信徒在中國總人口中的比例的主觀選擇的分佈

	頻數	頻率%
1%以下	272	28.5
占多大比例都無所謂	267	28.0
5%左右	207	21.7
10%以下	136	14.2
其他	64	6.7
全民信教	9	0.9
合計	955	100.0

學生們對於基督宗教發展的原因的多項選擇的分佈如表 9。從中可見，社會轉

型帶來的精神空虛、焦慮在該樣本中是一個首要而且普遍的原因，其次是國外的滲透，再次是基督宗教信徒傳教的主動性，基督宗教代表著西方文明，具有吸引力。

表 9：學生對基督宗教發展的原因的選擇分佈

	應答人數	應答人數百分比%
社會轉型帶來的精神空虛、焦慮	587	61.1
國外的滲透	393	40.9
基督宗教信徒傳教的主動性	376	39.1
基督宗教代表著西方文明，具有吸引力	296	30.8
其他	42	4.4
人們的愚昧落後	38	4.0
基層組織控制不力	29	3.0
合計	961	183.2

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的分佈見表 10。

表 10：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的分佈

	頻數	頻率%
不好不壞，中性	665	69.5
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	199	20.8
其他	57	6.0
非常喜歡	26	2.7
深惡痛絕	10	1.0
合計	957	100.0

綜合這一部分對基督宗教態度的資料，我們發現，該樣本的態度集中於：基督宗教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43.7%）；基督宗教與科學關係複雜，要分時期分階段分析，難以籠統言之（47.9%）；基督宗教在某些方面可以促進中國的現代

化（51.7%）；基督宗教對中國社會既有促進和諧的一面，也有引發衝突的一面（45.4%）。而相對於這些集中的選項，得到的支援最少的選項分別是：基督宗教是與中國社會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2.6%）；基督宗教是反科學的迷信，只會阻礙科學的發展（2.6%）；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水火不容（0.8%）；基督宗教的發展會引起中國社會衝突（2.0%）。當然，對於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以及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與我無關」（27.2%）、「沒有關係」（29.7%）、「說不清」（26.1%）分別是僅次於集中項的選擇。

類似地，對於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教，該樣本的集中項是僅與之交談問道（49.7%），其次便是「不予理睬」（37.0%）。同樣，對基督宗教信徒在中國總人口中的比例的主觀選擇，該樣本集中於「1%以下」（28.5%），其次也是「占多大比例都無所謂」（28.0%），而此題得到支援最少的選項是「全民信教」，只有0.9%的學生。

對於基督宗教發展的原因，集中於社會轉型帶來的精神空虛、焦慮（此項的應答人數百分比達到了61.1%），國外的滲透（40.9%），基督宗教信徒傳教的主動性（39.1%）以及基督宗教代表著西方文明，具有吸引力（30.8%）。基層組織控制不力以及人們的愚昧落後分別只占3.0%、4.0%。可見，學生們的選擇還是比較謹慎的。

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該樣本集中於「不好不壞，中性」的態度，有69.5%的人選擇此項，這與上面的對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與科學的關係、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以及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的衡量結果是相呼應的；其次是「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20.8%）²¹，而獲得支持最少的仍然是「深惡痛絕」項，僅占1.0%²²。

²¹ 北大學生中對基督宗教感興趣的比例遠遠低於2001年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生中對基督新教感興趣的比例（超過50%），參劉玲，〈透視大學生宗教曖昧現象〉，《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第28卷第3期，（2007年），133頁。

²² 即樣本中僅有10人對基督宗教深惡痛絕，這10人中有2人未填其宗教背景，1人信仰伊斯蘭教，5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2人選了其他：一個是填的「哲學」，另一個填的是「每樣都信一點，但都不全信」。

因此，結合以上分析，北大學生目前從整體趨勢上看，可以說對於基督宗教持一種中性、客觀而謹慎的態度。由於僅次於集中項的均是如「與我無關」、「沒有關係」、「說不清」、「不予理睬」、「占多大比例都無所謂」等選項，我們可以發現，該學生群體對基督宗教還有一絲淡漠。這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在中國社會中人們對宗教相對不關注，更何況基督宗教並非中國的本土宗教，人們對它尚沒有達到非常熟悉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可能跟這個象牙塔群體自身目前的特點——對一些社會現實問題不甚關心有關。

此外，有沒有哪些因素影響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呢？本次調查發現，對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的選擇受到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的影響，詳見表 11，這兩者在統計上顯著相關。對基督宗教「基本不瞭解」的學生的選擇主要落在「與我無關」項；「略有所知」和「比較熟悉」的學生的選擇則主要在「已經成爲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與我無關」的比例隨之明顯降低。隨著對基督宗教的瞭解，認爲這種宗教是與中國社會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的學生比例也逐步降低直至沒有。可見，學生們越瞭解基督宗教，越有可能對其做出客觀而正面的判斷。

表 11：對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的選擇在對基督宗教的瞭解上的分佈（%）

	基本不瞭解	略有所知	比較熟悉	總計
與中國社會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	3.5	2.8	0.0	2.6
與中國社會文化有抵觸	10.6	17.0	15.9	15.4
已經成爲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27.8	46.2	64.4	44.0
與我無關	49.8	22.1	8.8	27.1
其他	8.4	11.9	10.6	10.9
樣本量	227	611	113	951

Pearson 卡方檢驗，卡方值 97.920，* $p < 0.05$ ，相關強度 0.227²³，1 cells (6.7%)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2.97.

對基督宗教的瞭解與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也在統計上顯著相關，見表 12。對

²³ 此處非 2*K 交互表，因此相關強度採用的是 V 值。

基督宗教基本不瞭解的明顯地集中在「不好不壞，中性」；而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的分佈則在「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以及「非常喜歡」上有所增加，在「深惡痛絕」上有所降低；對基督宗教比較熟悉的在「有好感」以及「非常喜歡」上增加得更多，基本上比較均衡地分佈在「中性」、「有好感」和「非常喜歡」這三項上。有意思的是，自認為對基督宗教比較熟悉的學生對基督宗教「深惡痛絕」的百分比也稍微增加了一點。

表 12：學生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在其對基督宗教瞭解情況上的分佈 (%)

	基本不瞭解	略有所知	比較熟悉	總計
深惡痛絕	1.3	0.8	1.8	1.1
不好不壞，中性	79.2	72.4	33.0	69.5
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	15.0	20.7	33.0	20.7
非常喜歡	0.0	0.2	22.9	2.7
其他	4.4	6.0	9.2	6.0
樣本量	226	615	109	950

Pearson 卡方檢驗，卡方值 223.596，* $p < 0.05$ ，相關強度 0.343²⁴，3 cells (20.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1.15.

而且，我們還發現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教與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在統計上顯著相關，見表 13。隨著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程度的提高，他們曾經遇到過信徒傳教的可能性也明顯地隨之增加。這與前一部分對學生的瞭解途徑與瞭解情況的分析相呼應（見前圖 1-3），「基督宗教信徒的傳授」是學生們深入瞭解基督宗教的主要途徑之一。

²⁴ 同上。

表 13：是否在校園裏碰到過信徒傳教在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程度上的分佈（%）

		基本不瞭解	略有所知	比較熟悉	總計
你是否在校園裏遇到過基督宗教信徒向你傳教	是	51.1	61.1	70.3	59.8
	否	48.9	38.9	29.7	40.2
樣本量		227	615	111	953

Pearson 卡方檢驗，卡方值 12.666，* $p < 0.05$ ，相關強度 0.115，0 cells (.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44.61.

因此，結合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老師和同學或朋友、家人中是否有基督宗教信徒影響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瞭解，而對基督宗教的瞭解會影響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判斷或總體看法。簡單地說，身邊有基督宗教信徒的學生更傾向於對基督宗教比較瞭解，而學生對基督宗教瞭解得越多，越可能對基督宗教有一些更積極正面的看法。這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基督宗教本身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世界性大宗教，其教義有自身的合理性和吸引力，另一方面，這兩條小結論也符合人們認識事物的規律。另外，隨著學生們瞭解的深入，信徒的傳教逐漸成爲一個主要的瞭解途徑。由此可見，信徒的主動傳教、依託社會關係網路即師友、家人等的傳播是基督宗教在大學生群體中傳播的一個主要途徑。

四、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發展的政策建議

該樣本中，71.1%（680 人）的人認爲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快速發展是一種應該引起高度關注的社會現象。28.9%²⁵的人不這麼認爲（277 人）。

對於西方實行政教分離的國家中哪一國處理宗教問題的經驗最值得借鑒，64.6%

²⁵ 這個比例與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中的「與我無關」項（27.2%，261 人），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現代化的關係中的「沒有關係」項（29.7%，285 人），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關係中的「說不清」項（26.1%，252 人），基督宗教占中國總人口的比例的主觀選擇中的「占多大比例都無所謂」項（28.0%，267 人）的比例接近。

的學生回答不瞭解情況，24.4%的學生選擇美國，3.8%的選擇英國，1.5%的選擇法國，2.0%的選擇德國，選擇其他的占 3.7%。只有 11.1%（109 人）的學生給出了自己的選擇的原因，其中，未選擇任何國家的主要原因是認為選項所列國家都不適合中國的情況，不值得借鑒，應當走自己的路。

對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快速發展，32.9%的學生認為政府和社會應當「徹底兌現信仰自由，任其發展」；28.3%的學生認為「由於有西方國家的壓力，只好適度開放，宏觀調控，外松內緊」；18.1%的學生認為政府和社會應當「保持警惕，並嚴格控制和遏制」；20.7%的學生做了其他選擇，其中主要的意見是政府應在尊重個人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儘量控制基督宗教的發展，同時加強傳統文化的傳播。

「有人相信中國的傳統宗教如佛教、道教、儒教和民間宗教仍然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因而主張放開宗教市場，任其自由競爭，就像港臺一樣。在這種競爭中，基督宗教信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會超過 10%。」對這種主張，66.2%的人有保留地贊同，16.1%的人反對，6.5%的人完全贊同，2.8%的人極端反對，8.4%的人持其他觀點。

綜合這一部分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發展的政策建議的資料，我們發現他們往往難以給出具體的建議。如對於哪一國處理宗教問題的經驗最值得借鑒，選項集中於「不瞭解情況」，占到了 64.6%，而且只有 11.1%（109 人）的學生說明了自己的選擇的原因。而對於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快速發展，政府和社會應該採取的舉措的選擇則相對比較分散，其他項就占到了 20.7%，這也說明學生們難以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意見。這其實與他們對基督宗教還只是「略有所知」（占 64.2%）有很大關係。而且，這也與基督宗教在中國快速發展這一社會現象本身的複雜性有關。最後，學生們對於放開宗教市場自由競爭這一主張的態度的選擇分佈也印證了前一部分對他們對基督宗教的態度的分析——中性、客觀而謹慎的態度。

五、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差異

1、基督宗教信徒的情況

此次調查的樣本中，天主教徒 9 人（0.9%），基督新教徒 36 人（3.8%），共 45 人，占樣本規模的 4.7%。

信仰時間 5 年以上的占 35.0% (14 人)，其次是信仰時間半年以內的，占 27.5%²⁶ (11)，1-2 年與 2-5 年的百分比相同，均是 15.0% (6)，比例最少的是信仰 1 年的，占 7.5% (3)。也就是說，這個信徒樣本中至少有 65% 的人其信仰是自己後天選擇的。

48.6% (17) 的信徒選擇家庭教會定期禮拜，這些家庭教會是：北京教會、香柏、以馬內利、等等。37.2% (13) 的信徒選擇學校附近的海澱堂；14.3% (5) 的信徒選擇其他的三自教堂，例如宣武門教堂等。參加家庭教會的人數多於參加學校附近的三自教堂的人數，這與左鵬 2004 年在北京市對大學生的基督新教信仰狀況的調查結果是一致的²⁷。

信徒每個月參加聚會 3-4 次的最多，占到 40.0% (16)，其次是每月參加 5-8 次的，占 17.5% (7)，再次是每月低於 1 次的，占 12.5% (5)，每月 1 次和每月 2 次的比例都是 10.0% (4)。僅在耶誕節參加教會活動的和其他項占同樣的比例，都是 5.0% (2)。可見，有 57.5% 的人每月參加聚會 3-8 次。

80.5% (33) 的人在教會中是一般信徒，9.8% (4) 的人是唱詩班成員，2.4% (1) 的人是其他同工，7.3% (3) 的人選擇了「其他」。

「您向幾個人傳過道」的選擇分佈：46.2% (18) 的人曾向 1-5 人傳過道，該比例最高，其次是未向人傳過道的，占 33.3% (13)，再次是向 20 以上的人傳過道的，占 12.8% (5)，最後是向 5-10 人傳過道的，占 7.7% (3)。可見，有 53.9% 的人曾向 1-10 人傳過道。

關於「在您的影響下有幾個人信了基督宗教」，信徒的選擇分佈：51.5% (17 人) 的人選擇在其影響下 0 人信了基督宗教，36.4% (12 人) 的人影響 1-5 人信了基督宗教，3.0% (1 人) 的人影響了 5-10 人信了基督宗教，3.0% (1 人) 的人影響了 10-20 人信了基督宗教，6.1% 的人 (2 人) 影響了 20 以上的人信了基督宗教。

關於信仰基督宗教的主要原因的多選情況：28.6% (12 人) 的人希望得到天國

²⁶ 本文提供的均是有效百分比，即剔除缺省記錄之後的百分比。

²⁷ 參前引左鵬，〈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學生基督教信仰狀況調查〉，14 頁。該調查中，大學生基督新教徒的樣本規模為 82 人。

的福分，26.2%（11人）的人相信超越者的存在，21.4%（9人）的人是因為現實中的負罪感，心靈需要得到拯救，16.7%（7人）的人是因為生活苦悶，尋求精神慰藉，16.7%的人是因為要與朋友待在一起而信仰基督宗教，11.9%（5人）的人祈求現實的庇佑，還有26.2%的人選擇了其他原因，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①幫助瞭解自己和社會；②家庭信仰，出生即領洗；③真理和生命。其他項與相信超越者的存在一樣同列受歡迎程度的第二位，可見該題的前六項未能很好地涵括這些信徒信仰基督宗教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因為信仰的原因本來就是非常個人化的，因此難以用幾個簡單的選項概括。2008年上海的大學生信仰基督新教狀況的調查認為，偶發性的困境是大學生接觸基督新教的最初動因²⁸，而本次調查因主題所限沒有對信徒信仰基督宗教的最初動因進行測量。

對禮拜及教會活動帶給信徒的主要感受的多選情況：79.1%（34人）的人感受到心靈的平靜；53.5%（23人）的人感受到喜樂；41.9%（18人）的人感受到人間的溫暖；18.6%（8人）的人選擇了其他，主要是：力量的來源；上帝的愛；知識增加。

45.2%（19人）的信徒有多次與神交通的經驗，38.1%（16人）的人沒有與神交通的經驗，11.9%（5人）的人有1次，4.8%（2人）的人有2次。

72.7%（32人）的信徒願意與別人談及他（她）的基督宗教信仰；95.0%（38人）的信徒認為基督宗教信仰者的身份對其學習、生活或工作是積極影響，5.0%（2人）的信徒認為是消極影響。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有違基督宗教信仰的事情，信徒的選擇分佈見表14。其中，29.5%（13人）的人選擇其他項，主要是：保持沉默，忠於自己的內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尚未衝突；一般堅守信仰，偶爾暫時屈從現實；等等。從表可見，選擇屈從現實、犧牲信仰的只有1人。

²⁸ 參前引華權，〈大學生信仰基督教狀況調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學生為例〉，29頁。該調查中，大學生基督新教徒樣本規模為34人。

表 14：有違基督宗教信仰之事時信徒的選擇分佈

	頻數	頻率%
屈從現實，犧牲信仰	1	2.3
暫時屈從現實，之後禱告，求主饒恕	16	36.4
毫不動搖的堅守信仰，犧牲現實利益	14	31.8
其他	13	29.5
合計	44	100.0

2、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差異

此次調查的目的是探測目前北京大學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態度。我們構造一個變數「是否基督宗教信徒」，即將大學生按照天主教和新教信仰歸為基督宗教信徒類²⁹，其他各種信仰和沒有信仰的歸為非基督宗教信徒類。然後，將「是否基督宗教信徒」與測量對基督宗教態度的變數一一進行相關分析，看學生有沒有基督宗教信仰是否影響他們對基督宗教的態度。

經過資料分析我們發現，是否基督宗教信徒與對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的選擇在統計上顯著相關，見表 15。基督宗教信徒中沒有人選擇「與我無關」項，並且選擇集中在「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而非信徒除了同樣的集中項之外，還主要落在「與我無關」和「與中國社會文化有牴觸」這兩項。從表可見，學生的基督宗教信仰對其選擇的影響還是非常明顯的。

表 15：對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的判斷在是否基督宗教信徒上的分佈（%）

	基督宗教信徒	非信徒	總計
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	2.2	2.6	2.5
與中國社會文化有牴觸	8.9	15.9	15.6

²⁹ 天主教和新教當然有很大的差異，但是由於本文目的只是探測北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整體態度，暫時不考察具體的教義，故而在此對天主教和新教不做更細緻的處理。

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	77.8	41.9	43.6
與我無關	0.0	28.8	27.4
其他	11.1	10.8	10.8
樣本量	45	897	942

Pearson 卡方檢驗，卡方值 26.962，*p<0.05，相關強度為 0.169，2 cells (20.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1.15.

那麼，這種影響的具體情況如何？見表 16 反映的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在是否基督宗教信徒上的分佈³⁰。信徒主要在「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以及「非常喜歡」項，選擇「深惡痛絕」的人數為 0；非信徒則大量集中在「不好不壞，中性」項。這可以作為基督宗教信徒與非信徒對基督宗教態度的區別的一個總括。

表 16：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在是否基督宗教信徒上的分佈（%）

	基督宗教信徒	非信徒	總計
深惡痛絕	0.0	0.9	0.9
不好不壞，中性	14.3	72.3	69.7
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	35.7	19.9	20.6
非常喜歡	47.6	0.7	2.8
其他	2.4	6.2	6.1
樣本量	42	899	941

因此，綜合以上分析具體地來說，基督宗教信徒的選擇相對更為集中，主要是

³⁰ 將「是否基督宗教信徒」與測量對基督宗教的態度的變數一一進行相關分析，在滿足 R*C 表的卡方檢驗的條件下（不超過 20% 的格子的期望值小於 5，而且沒有小於 1 的期望值）只有「是否基督宗教信徒」與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在統計上被認為是顯著相關的，即表 15 所示。本文隨後還是給出了對基督宗教的總體看法與是否基督宗教信徒的一個列聯表（卡方值 345.727，*p<0.05，相關強度值 0.606，3 cells (30.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0.36.），雖然我們不能說這兩者在統計上有顯著的關係，但是表中的趨勢還是相當明顯。

對基督宗教的積極、正面的態度，而且作為信徒，對與基督宗教相關的事情他們更能設身考慮，比較關心；而非信徒則主要是一種中性的態度，而且往往對與基督宗教相關的事情持一種相對淡漠的態度。這樣，本文在第三個部分提出的樣本整體對基督宗教的那種淡漠的態度可以說主要應當由非信徒的情況來解釋。

另外，此次調查沒有發現學生是否是基督宗教信徒與其成長地、家庭經濟狀況以及家庭關係在統計上顯著相關。這也印證了左鵬和華樺的調查中的結論，大學生基督新教徒並無大學生中弱勢者的特徵³¹。

結語

1、20 世紀 20 年代，是北大學生激情燃燒的年代。那時，來自西方的各種思潮如啓蒙思想、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等等都在中國思想界這個較開放的市場上較力競爭，1922 年由北大學生發起的非宗教大同盟乃是這些思潮之間的相互激蕩的產物之一。雖然那時的北大學生沒有做出五四時期火燒趙家樓那樣的舉動，更沒有像義和團運動那樣亂殺基督宗教信徒，而是以批判的武器取代了武器的批判，但他們發起的批判運動仍然是激情多於理性，意識形態的色彩也相當濃厚，對師輩們發出的捍衛宗教信仰自由的聲音不僅充耳不聞，且有拒斥之勢。將近 90 年過去了，21 世紀頭一個十年裏的北大學生處於與非宗教同盟時期的先輩們迥然不同的境遇之中。就意識領域而言，民族國家的獨立、綜合國力的巨大改善和常常遭遇的西方的指責，使得民族主義情緒並未退色，反而是仍然很濃厚；個性的相對張揚與物質欲望的膨脹導致的是與精英意識相伴隨的功利主義的大行其道；主流意識形態的低調和社會控制的相對鬆弛導致的是思想的相對多元化、各種傳統宗教的復蘇和基督宗教的強勁增長……目前，頗令人困惑的是，不太容易繪製一幅主次分明、界線明確的彩色中國意識圖。而頗有意味的是，社會感知最為敏銳的北大學生並未在民族主義的激勵下繼承他們的先輩們對基督宗教的那種仇視態度。相反，他們中的大多數對基督宗教整體上持一種中性、客觀、理性而又謹慎的態度：如上所述，有 69.5% 的人對基督宗教抱持「不好不壞，中性」的態度；

³¹ 參前引左鵬文，12 頁；華樺文，28 頁。

而值得注意的另外一個事實是，20.8%的被調查者對基督宗教「有好感，並有興趣瞭解」；僅有1%的學生對基督宗教「深惡痛絕」，相信這為數極少的憎惡基督宗教的學生很難一時掀起蔚為大觀的反基督宗教大潮。

2、樣本中絕大多數的學生對基督宗教「略有所知」（64.4%）或「基本不瞭解」（23.7%），這或許正是信仰自由之類的世俗的自由主義理念薰陶之結果。而隨著瞭解程度的增加，對基督宗教抱持積極正面態度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瞭解的途徑主要是大眾傳媒的影響、閱讀相關書籍、與師友閒聊，其次是宣教者的宣講和聽受相關課程。這裏有兩點值得補充，一是北大宗教學系近年來開設了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中國宗教史、宗教社會學等一系列通選課和暑期課程，這些課程大多以客觀中性地介紹相關知識和資訊為目的（絕無傳教或偏袒某種宗教、貶低其他宗教之嫌），而選修這些課程的學生一般人數較多，可能對接受調查者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另外一個值得再次強調的事實是，有近60%的學生曾在校園裏碰到過基督宗教的宣教者，作為學生們深入瞭解基督宗教的一個主要途徑，這種校園宣教行為也是當今中國高校中隱性和實質性的宗教宣教自由的一個重要表徵。

3、對宗教市場論持贊同（有保留地贊同和完全贊同）態度的學生占絕大多數（72.7%），這再次表明，宗教信仰自由這一現代理念在大學生中可謂深入人心。如上所述，也許正是這種理念的深入人心，才使得大多數學生雖然對基督宗教只是略有所知，卻能抱持中性的理性態度。

4、基督宗教信徒和非信徒對基督宗教的態度理所當然地是有差別的，信徒更可能對基督宗教持一種積極、正面、關心的態度，而非信徒的態度主要是中性的。這裏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基督宗教信徒中尚未發現對基督宗教持負面否定態度的學生，換言之，潛在的背教者尚未出現，而在中國基督宗教史上，基督宗教的背教者卻是屢見不鮮的。這從某個角度映襯出當代中國高校中的基督宗教內部的宗教素質（包括其組織的親和力與神學的說服力）也許差強人意。

5、北大學生中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占絕大多數（77.5%），這個數字驗證了貝格爾的去世俗化理論中的例外論，即，出現了一種由受過西式教育——尤其是西式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人們構成的國際性的亞文化，這種亞文化確實是世俗化的。這種亞文化乃是進步的、啓蒙的信仰與價值觀的主要載體。這種亞文化的成員影響巨

大，因為他們控制著那些提供有關實在的「官方」定義的機構，特別是教育系統、大眾傳媒，還控制著對法律制度的更高水準的影響。在當今全世界，他們一如既往地高度相似。貝格爾認為，這是一種全球化的精英文化。³²就中國境遇而言，儘管像北大學生這樣的精英群體中的各種宗教信徒（包括基督宗教信徒）佔有一定的比例，但其整體的世俗化乃至無神論特性仍然是鮮明的。公眾與政府不應誇大其宗教化的趨勢與力量。有論者將前蘇聯 18-30 歲青少年中信教者占總體的比例 1%-3% 懸設為理想，³³恐有僵化和不能與時俱進之嫌。

6、本次調查作為一個探索性研究，由於採取非概率抽樣，無法計算出抽樣誤差，因而不能對調查母體——全體北大學生——進行統計上的推斷。不過，我們盡可能的擴大了樣本規模（1007 份），因而此次調查的樣本對母體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此處必須強調的是，本文中所有的統計值只做關係強度的一種參考。此外，由於非概率抽樣的緣故，樣本在一些諸如性別、學生身份的特徵上沒能夠特別好地擬合母體³⁴，因此，本文的結論還有待將來的研究予以進一步的檢驗。

參考書目

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一：「太學傳統」〉，《讀書》1997 年 4 月號。

陳平原，〈不被承認的校長——老北大的故事之六〉，《讀書》1998 年 4 月號。

《孫家鼐奏覆籌辦大學堂情形折》，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

丁韞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³² Peter L. Berger ed.,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Grand Rapids, Michigan: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and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9, pp.9-10.

³³ 參李志英：《關於當前大學生信教的調查與思考》，載《理論前沿》，第 8 期，（2004 年），44 頁。

³⁴ 由於我們沒有拿到母體中進修生的資料，而樣本中又有 5.2% 的進修、旁聽生，所以無法按照身份或者性別比例進行加權以使樣本在這些特徵上更好的代表母體。

沈弘，〈丁韞良：如何評價他在北大校史中的地位？——與陳平原教授商榷〉，見 http://www.sisins.zju.edu.cn/sh/upload/cb_dwl.pdf

段琦，〈奮進的歷程——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務印書館，2004年。

張欽士輯，〈國內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華文學校，1927年。

左鵬，〈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北京市大學生基督教信仰狀況調查〉，《青年研究》，第5期，2004年。

華樺，〈大學生信仰基督教狀況調查——以上海部分高校大學生為例〉，《青年研究》第1期，2008年。

劉玲，〈透視大學生宗教曖昧現象〉，《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第28卷第3期，2007年。

李志英，〈關於當前大學生信教的調查與思考〉，《理論前沿》，第8期，2004年。

戴嘉寶，〈新時期大學生信仰宗教的調查分析〉，《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第2期，2004年。

Peter L. Berger ed.,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Grand Rapids, Michigan: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and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1999.

附錄 關於基督宗教的留言

在本次調查問卷末尾，我們希望被調查者若意猶未盡的話，可以留下想說的話。結果有40.8%（397人）的學生給出了留言。這些留言可以說是學生們對基督宗教的「中性、客觀而謹慎」的態度的具體化，其中也不乏一些結合實際的精彩論斷。茲摘錄一些有代表性的留言，羅列如下：

1. 對基督宗教與西方文明的發展史感興趣；各時期不同派別的主張、以及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值得關注；應當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但不希望信徒過於狂熱。
2. 對其所代表的藝術文化很感興趣，並認為是世界人民都應有所瞭解的歷史和知識。相關學者應創造更多好的便利的條件使大眾瞭解。
3. 瞭解不深，但對其在中國的影響特別是耶誕節之類的節日的大受歡迎很感興趣。我認為基督宗教至少在安定人的內心，使我們心境寧靜平和方面是很有作

用的。

4. 必須對基督宗教實行有必要的限制，任其壯大對國家政權構成危害，西方國家的宗教血淚史是個很好的借鑒。
5. 畢竟帶有西方的價值取向，對待基督宗教時，要提高警惕。
6. 不支持，不反對，政府監管，適度發展，保持社會和諧。
7. 當前中國社會存在信仰危機，基督宗教作為一種精神寄託和心靈慰藉的載體有存在和發展的價值、意義，如果加以正確的控制和引導，發揮其積極作用，我是支持其發展的。
8. 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可以予以包容，但它的排他性也應引起重視，無論教內教外人士，都應保持一顆寬容之心。
9. 不要太自我中心，像上世紀及以前的基督徒一樣夢想拯救世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並不需要基督宗教；試著瞭解其他宗教、和諧共處才是上策，不然會招致反感。
10. 當前的中國需要自己重新建立或找回信仰。雖然對基督宗教沒有惡意，但我希望中國能夠根據民族文化及現代化精神建立自己的東西。
11. 個人認為國內文化不乏信仰理念等精神的糧食，瞭解接觸基督宗教無可厚非，但更多國內信徒人在亞洲，卻恨不得把頭伸到歐洲「虔誠虛心」媚外求教。
12. 中國的儒釋道文化的混合體會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文化上的寬容「同化」外來的基督宗教，不必擔心。
13. 基督宗教產生於西方，畢竟與中國傳統文化有不相適應之處。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基本思想與西方文化的基本思想其本質是不同的。信仰自由固然無可厚非，但我認為不應讓基督宗教中某些不適應東方文化的內容過於滲透到人們的思想中。
14. 基督宗教教義中「罪」的觀點與它入世性的教會組織從一開始就擁有對現世的批判性，這一文明形態，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從未遇到過的挑戰。
15. 基督宗教是西方文化的精粹，應該學習和瞭解，但我認為它不適合中國。它只可以在信仰中佔有一部分比例，但不會造成大範圍的影響。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不會輕易改變。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有很強生命力。當年佛教傳入中國時，

也對中國文化構成了挑戰，但還是被中國文化接受並消化了，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認為基督宗教文化有可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會影響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16. 基督宗教在中國長期看來有中國化、區域化的傾向，特別是在農村及偏遠地區，把基督宗教融入中國文化體系，讓基督宗教中國化，甚至產生新的教派，更是可能、也更可行的宗教政策。這樣既達到宗教本身慰藉人心的作用，又維護了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可參照禪宗的產生及佛教中國化的歷程。
17. 可像佛教、道教一樣在中國傳播，但不能當作迷信，也不能秘密傳教。
18. 關於基督宗教問題，學者可在中西文化比較的框架下進行深入研究。
19. 基督宗教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存在，不能以獨斷的眼光看待它，理性分析為好，其存在有利有弊，但關鍵是揚利避害，並非存滅之分，基督宗教中的新教是蘊含有很大合理性的。
20. 基督宗教的發展與中國轉型期的「信仰真空」有關。另，其發展乃是有組織的，應保持警覺，在大學、農村經常碰到傳教的人，甚至上門拜訪不乏其例。
21. 目前，我見過的農村基督教中存在大量迷信思想，已經和我瞭解的正統基督教思想相去甚遠，當然，我對他們宣傳行善的思想還是很贊成的，目前，如何規範農村基督教會的發展應該是一現實而艱巨的任務。
22. 在我的家鄉農村，我見過很多所謂「傳福音」的人士，他們號召大家信仰基督教，但卻搞得像「法輪功」一樣，如號召大家不去醫院。不知道這是他們個人的問題還是基督教的問題。一方面有人上當，另一方面這也給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
23. 基督教的盛行源於精神生活普遍的浮躁與焦慮，需要通過一種儀式來淨化心靈，*Science aims to discover facts, but leaves us free to find our own values.*
24. 基督宗教對當前中國的精神和社會危機有不可估量的治療作用，對於如何推廣，一方面要爭取更自由的政策環節，另一方面要探索本土化的傳播管道。
25. 任何一種宗教都要確定它和社會的關係，當它發展到危害社會的良性運轉時自然遭到阻力，如果基督宗教的世俗化問題能夠處理得更好，在中國的發展會更順利，我對它也表示接受。

26. 誰能給老百姓帶來財富、和諧、社會安定以及民主、自由和權利，我就信仰誰，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儒家還是基督宗教。
27. 基督宗教成長於西方土地，安頓了一方靈魂，一如儒道對於中國。對於各種宗教學說，我以為有一即可。人生於世，目的是為了安頓身心，而非刻意要皈依何處。與宗教的朋友聊天，覺得他們的精神世界很安適，不過這一切我也能得之于中國文化。所以覺得，並行不悖即好。大家實在是殊途同歸。
28. 宗教的根本作用在於撫慰人的心靈，給精神空虛或無以寄託的人們一個支撐。基督宗教是這樣，佛教、伊斯蘭教亦然，萬宗歸一。人們需要的只是那根支柱，具體是哪種宗教，其實並無分別。
29. 我個人非常欣賞新教的教義，它教導人正義、無私、大愛、愛人又愛己，愛和睦、愛生活、愛喜樂、寬人律己，愛義人的律法，心中永有希望、盼望，並且它並不具有嚴格的教規、誠條，使人能夠平靜、安息於教義之中，但我遇到了一些偏執的教徒，讓我感到了他們的迷信，但一切與他們個人的生活經驗相關，這並不影響我對基督教的信仰。總之，我認為宗教是讓人有信仰，心中有主，心中有自己的律條，律己寬人，和平的生活在人的世界。
30. 我家庭中有信佛教的，也有信基督教的，相比而言，信基督教的更文明些，佛教中有很多糟粕被民間信仰變成了迷信，而基督教要少些。我不排斥宗教，也喜歡聽宗教的故事，很有意思，宗教把糟粕除掉就會對社會有益，人需要信仰和敬畏。
31. （基督宗教是）猶太人偉大智慧的結晶，曆久彌新，總有很多啟發。不論歷史還是如今，我相信它是一種開放的宗教，是有價值和意義的。
32. 我本人在國外生活過一段時間，如果在國外環境待上很長時間，我相信我會成為教徒。但回國後教堂太少，加之氛圍有限，加之我覺得西方的基督宗教更純粹些，中國人一信教就有些「上綱上線」，所以，我不能算是純粹基督徒，但我相信上帝，同時作為中國人，受傳統文化影響，我也相信佛祖，也會習慣去寺廟拜拜，這麼講，應該算是泛神主義，希望神靈不要怪罪，呵呵。
33. 和內斂的佛教相比，基督宗教更具擴張性，更具有和政治工具結合的潛質，個人更欣賞佛教及其完整的世界觀。

34. 在中國適度發展才是最好，不能像韓國一樣。

初稿收件：2009年05月22日

初審通過：2009年06月16日

二稿收件：2009年07月25日

二審通過：2009年08月03日

作者簡介

作者：孫尚揚（Sun Shangyang）

職稱：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

地址：100091 北京市北京大學燕北園 314 樓 311

E-mail：sunsy@phil.pku.edu.cn

作者：韓 琪（Han Qi）

職稱：北大哲學系宗教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Ph. D. candidate at Peking University

地址：100871 北京大學暢春新園學生宿舍三號樓 382 室

E-mail：hanqisr@gmail.com

The Attitude of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s Christianity: An Exploratory Survey and Analysis

SUN Shangyang

Professor, Departments of Philosophy and of Religions, Peking University

HAN Qi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Religious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ttitude of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s Christianity has been quite influential in China. Using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the authors did an exploratory survey of the current attitudes of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s Christianity. Overall they hold a neutral, objective and cautious view of Christianity. Most of them know a little about Christianity, and those who had Christian neighbour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religion. As they learn more about Christianity, they are likely to have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it. The main channels for them to get to know about Christianity are the mass media, reading and chatting with teachers or friends. As these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Christianity, Christian preaching gradu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m to learn more.

Key words: Peking University students, Christianity, attitude, survey